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作品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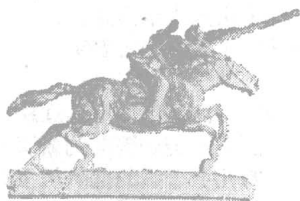
昨天

(曲 艺 集)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昨天

(曲艺集)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59.9.北京

內 容 提 要

此書收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屆文藝會演的十個優秀曲藝作品。

相聲《昨天》描寫一個在舊社會被逼瘋了的老人，十年後痊愈出院，看到社會的種種變化，萬分驚奇。通過許多情趣橫生，令人暢笑的細節，熱情地歌頌了祖國十年來的偉大成就。

相聲《萬紫千紅繞營房》描寫人民解放軍積極參加農、副業生產，不僅為國家增加了財富，還大大改善部隊生活，美化了駐地環境。

相聲《野營散記》描寫某軍官學校夏季的野營訓練生活。

相聲《一封信》描寫一個老戰士要超期服役的故事。

山東快書《長空激戰》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人民空軍擊落敵機的英雄事跡。

山東快書《拖飛機》描寫美李匪軍在三八線上破壞停戰協定，又企圖消滅罪迹的丑態，無比辛辣地諷刺了敵人的貪婪、狡詐和無能，歌頌了我軍指戰員的機智英勇。

山東快書《老將軍讓車》描寫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中，某老將軍雖然在鋼鐵前緩忙碌了幾晝夜未休息，但為了幫助公社及時把礦石運到高爐，還是讓出了乘坐的吉普車，自己在風雨中步行的故事。

數來寶《青海好》描寫青海省不僅地區遼闊、山河壯麗，而且礦藏豐富，土地肥沃；畫出了美好繁榮的新青海的動人圖景。

數來寶《六大員》描寫幾個普通的部隊機關人員，平時是勤勤懇懇的工作者，在文藝活動中，上了台也是很好的演員。

對口《進島十年》通過一支部隊進駐海島十年的變化，歌頌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艱苦卓絕的戰鬥作風。

評彈大合唱《十人橋》描寫淮海戰役中的一個真實故事：某部十勇士在追擊敵人途中，跳進冰冷的河裡架起一座橋，使部隊迅速通過大河取得了殲滅敵人的勝利。

封面設計： 孫翰春

目次

昨天（相声）	赵忠 常宝华 鍾艺兵	1
万紫千紅繞营房（相声）	陈健民 宛玉波	14
野营散記（相声）	朱光斗	21
一封信（相声）	岳进原 李洪杰	33
長空激战（山东快書）	高元鈞 刘洪濱 刘学智	42
拖飞机（山东快書）	刘成輔 梅喜冬	58
老將軍讓車（山东快書）	焦乃积	75
青海好（数来宝）	刘学智 徐懿学 刘洪濱	86
六大員（数来宝） ... 張彤芳 邓紹燁 廖紀蓉 張礼华 王春綺		101
进島十年（对口）	田 超	110
十人桥（評彈大合唱）	集体創作 戴世衛执笔	120

昨天

(相 声)

赵 忠 常宝华 鍾艺兵

甲：老沒見啦！

乙：是啊。

甲：怎么不上我們家玩去？

乙：哪兒有時間呀！

甲：嗨，我大爷經常念道你。

乙：你大爷？

甲：就是我爸爸的哥哥。

乙：这不是廢話么！可你怎么又出来个大爷？

甲：你小时候見過，忘啦？

乙：噢！那我上你們家去，怎么沒看見？

甲：他一直在医院住着。

乙：那我得瞧瞧他老人家去，他得什么病？

甲：神經病。

乙：不去啦！到那兒我再挨頓打。

甲：現在治好啦！

乙：怎么得神經病啦？

甲：喏！不能提！就在四八年，那时候还没解放哪，我大爷，我大娘都在农村。

乙：噢，是农民。

甲：给地主扛长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逼的我大爷没办法，到北京找我爸爸来啦！

乙：噢！你们家生活怎么样？

甲：怎么样？那会儿，我爸爸，我媽，病了一对。

乙：那就得靠你喽！

甲：我那时候还小哪。

乙：多大？

甲：（手势），才这么高。

乙：啊？

甲：小辮兒。

乙：小辮兒啊！那怎么办？

甲：就是当点吃点，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啦。

乙：那你大爷找个事做吧。

甲：尽失业的，哪儿找去？

乙：那做个小买卖吧。

甲：没本兒呀！

乙：那得借点兒錢喽。

甲：借？穷人哪儿有闊朋友？孔祥熙，宋子文，这都有錢，你跟他們有交情？

乙：不認識。

甲：我們院里这几家街坊，你說跟誰借？东屋里，是个磨剪子的。

乙：那是不能借。

甲：南屋里倒是个买卖人。

乙：哎，可以跟他借点兒！

甲：买卖小点兒。

乙：干什么的？

甲：卖耳挖勺的。

乙：太小了！

甲：西屋里王科長，是个大学畢業生，你說怎么跟他借？

乙：哎，科長有錢哪！

甲：他是卖皇历的。

乙：科長卖皇历？

甲：他叫王克章。

乙：嗨！你听他这名字！

甲：我們那兒，唯一的財主就是房东老太太。

乙：跟她借俩錢吧！

甲：是啊！我大爷一去，她就知道啦，“怎么，用錢吧？甭着急，先給你十万花着，不够再来拿！”

乙：老太太真好！

甲：“可是五分利呀！”

乙：还要利錢哪！借十万，五千塊錢利錢？

甲：不！借十万，每月五万利錢。

乙：閻王賬啊！

甲：我大爷接过来一点，“嗯，房东，我借十万，你这是五万。”

“啊，对啦，我把这月利錢扣啦！”

乙：啊？这就扣啦？

甲：我大爷拿着錢，心里难过，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錢，到时候我怎么还？”（轉身）他又給送回去啦。老太太一看，乐啦：“嗨，借錢还是借你这样的，剛把錢拿走，下月的利錢又送来啦！”

乙：啊！？

甲：我大爷一听，“啊，还没动地方，这十万块钱没啦？”王科长上我们屋去啦，“大爷，你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她的儿子外号叫伏地皇上，谁惹得起？这年头也没办法，我倒是大学毕业了，逼的我卖皇历。上回我卖了东西，买了一辆洋车，拉了两天我就吐了血啦！大爷，你先拉我这车吧！”我大爷感激的不得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呀！”

乙：真有好人哪！

甲：拉车也没经验呀！尽在胡同里转悠，找不着座儿。打老远看见一个，背着口袋，满头大汗，那兒正“学么”着呢，我大爷跑过去啦，“先生，我拉——啊？揀煤核的！”

乙：嗨！他坐什么车呀！

甲：转悠了一下午，也没拉上个座儿，肚子直叫唤，花五百块钱买了个窝头。

乙：五百块买个窝头？

甲：金圆券不值钱啊！这窝头还舍不得吃，吃了半拉，那半拉搁在兜里。后来又拉到东交民巷，车刚往那兒一搁，外国巡捕，国民党警察，全过来啦，“这是你来的地方吗？嗯？瞧你这打扮！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出门坐汽车，谁坐你这车，你这不是跟我找事吗？”把棒子一举，咔嚓，档泥板打碎啦！我大爷拉起来就跑。

乙：嗯，不跑非挨打不可。

甲：这时候天也黑了，一想家里人还没吃饭呢。

乙：先买点见面吧！

甲：找了个面铺，把车往边上一搁，把借的五万块钱拿出来，又拿出三斤面钱，进了面铺，“掌櫃的，你给约三斤面！”掌櫃的一看，“你穷疯啦？二斤面钱买三斤？”“我那是三斤

的錢哪！”“漲价啦！”

乙：嚙！漲的真快！那就买二斤吧。

甲：“口袋哪？”口袋還沒帶出来，又到車箱里拿出兩張紙，
“給約二斤吧！”“二斤？一斤！”

乙：不是給的二斤錢嗎？

甲：“拿紙这功夫，又漲啦！”

乙：又漲啦？

甲：我大爷說：“怎么漲的这么快？”“別廢話！买不买？不买
还漲！”

乙：啊？！

甲：我大爷一想，买吧！不买，这俩錢，也就够打碗漿子的啦！
我大爷这手拿着錢，这手托着面，由面鋪出来，对面过来个
伤兵，架着拐，手里拿着藥瓶子，过来就撞！

乙：这是誠心哪！

甲：把藥瓶子往地下一扔，叭！碎啦，“哎，怎么撞我？你看，
碎了不是！打針的藥水，美国进口的，斯破来梯！”

乙：什么？

甲：斯……他也不知道。

乙：这不誠心訛人嘛！

甲：“你賠！”过来就搶。我大爷說：“老总，这錢可不能动
……”“什么不能动，拿过来吧！”

乙：这叫什么伤兵！

甲：我大爷这个哭啊！旁边有位搭嗑兒啦：“老头，你認了吧！
伤兵誰惹得起？你記住了，見了当兵的躲着走！”“嗨！搶
人沒人管哪！还有說理的地方嗎？！……”剛要往下說，又过
来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啦：“莫談国事！”

乙：啊？連話都不讓說啦？

甲：我大爷回头再一看（一楞）……

乙：怎么啦？

甲：洋車沒啦！

乙：你看这一天过的！

甲：我大爷当时往台阶上一坐，两眼發直，一句話也不言語啦。

乙：是心里难过。

甲：神經失常啦！

乙：哎哟，逼瘋啦！

甲：那时候，咱也沒法治，只有流落街头。哎，直到解放以后，
軍管会的干部才把我大爷送到精神病院去。

乙：这么說病的不輕。

甲：什么都不知道啦！一个人住一个病房，就怕見人，一見人病，
就更厉害。

乙：那是受刺激太深啦。

甲：咱們医院想尽了办法，把病治好啦，脑子清醒啦！“哪！
我怎么在这兒呢？不是讓伤兵把我打啦？噢！把我送医院来
啦？”

乙：这脑子很清醒呀！

甲：“这多咱的事情哪？昨天？”

乙：昨天？

甲：就是日子鬧不清啦，“大概是昨天！这么闊的医院，一天得
花多少錢哪！”这时候护士送飯来啦。（学护士悄悄进屋的动
作）

乙：这干嘛？

甲：他不是怕見人嘛！把飯擱在那兒，剛想往回走，我大爷說：
“大夫，我不吃飯啦，好啦，我該出去啦！”护士一看我大
爷脑子清醒啦，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呆会，院長、医生、

护士長、医务主任，全来啦！院長說：“老大爷！你怎么不吃飯呀？”“啊，不吃，我这兒还剩半拉窩头呢！”

乙：还記着那窩头呢！

甲：“大夫！昨天誰把我送来的？”

乙：还昨天哪！

甲：全乐啦，院長說：“老大爷，不是昨天的事，你已經住了十年啦！”我大爷吓了一跳！“嗯？十年？”“啊，打針吃藥，針灸、电疗，中西医全給你看啦，你这病好啦！”我大爷心說：“这是要敲竹杠啊！”

乙：敲竹杠？

甲：“大夫！我可不是有錢的人哪！”院長說：“老大爷，你放心吧，你在这兒看病不要錢，你在这多休养几天，好，我們走吧。”大伙全走啦。我大爷越想越納悶兒：“不要錢？从来也沒听说看病不要錢的！不要錢？哼，到时候一塊兒算！我还得找伏地皇上借去！干脆，我走吧！”一个人就溜出来啦。

乙：哎哟，那还認識家嗎？

甲：出了医院就是前門，一进前門，不敢走啦。

乙：怎么啦？

甲：“这不是天安門吧？是啊，不是！（問乙）是不是？”

乙：問我干嘛！

甲：哎，打那边过来个紅領巾，讓我大爷給叫住了：“哎，小少爷！”

乙：啊？小少爷？

甲：“这是天安門嗎？”“老爷爷，是天安門！”“这花园跟这大楼是外国人盖的？”

乙：啊？外国人盖的？

甲：小孩說：“老爷爷，这不是外国人盖的，是咱們自己盖的。”

“自己？”“啊，是咱們大家的，也有你一份。”“我哪兒有錢盖大楼呀！”

乙：嗨！

甲：小孩說：“你看，这是人民英雄紀念碑，这是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人民代表？”“啊，就是咱們人民管理国家大事……”（捂小孩嘴状）“莫談国事！”

乙：还“莫談国事”哪？

甲：小孩也乐了，“老爷爷，咱們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哎，快走吧，快走吧！”小孩行了个队礼，把我大爷吓了一跳，“再見！”“要打人是怎么着？！”

乙：嗨！这害什么怕呀！

甲：他一人出来了，把我們可急坏啦！

乙：怎么？

甲：医院給我們打了个电话，說他病好啦，我們租了一輛小汽車，到那兒，又說他一个人跑出来啦！好，医院也找，我們也找。

乙：那上哪兒找去？

甲：好找，他穿着睡衣出来的。到天安門，我一眼就看見啦，下車我就过去啦，“大爷，你还認識我嗎？”“鉄蛋！”

乙：嗨！提小名兒干什么！

甲：“你，你是鉄蛋嗎？”我說：“我是鉄蛋啊！”“不对呀？这么一宿工夫長这么高啦？”

乙：沒听說過！

甲：我說：“咱們回家說吧，你上車吧！”“啊？咱們坐汽車？”

乙：坐汽車也新鮮？

甲：过去哪兒坐过？我說：“你快上車吧！”我把他攙进去啦。

他坐在那兒还嘀咕呢：“咱們坐这玩意儿行嗎？”我說：

“現在都可以坐汽車！”“都坐这个，那拉車的不就沒飯吃啦？”

乙：还没忘拉車哪！

甲：我說：“現在沒有拉車的啦！”“怎么，全要飯啦？”司机搭了碴兒：“老大爷，过去我就是拉車的！”

乙：看看，人家都开汽車啦！

甲：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兒，汽車一直开到我們家門口，司机把我大爷攙下来了，送进去啦。我大爷說：“謝謝你啊，兄弟！好，甭管我啦，留神車丟啦。”

乙：嗨！那丟得了嗎！

甲：到了家，他不敢进去啦。

乙：不認識啦？

甲：也难說呀，过去家里什么样，解放以后，我們就搬到房东那屋去啦，三間北屋，又寬敞，又豁亮，屋里一堂新家具。

乙：嗯，是变样啦！

甲：我大爷看了半天，“咱上这兒来干么呀？”我說：“这是咱們的家呀！”“咱們家？不是进門就上炕嗎？”

乙：还記着“一間屋子半間炕”呢！

甲：我說，“你怎么啦？这就是房东那屋。”我大爷急啦：“噢，你当了伏地皇上啦？你說，你怎么發的財？”

乙：这怎么叫發財？！

甲：“我跟你說，咱們人穷志不穷，咱可不能作坏事！”我說：

“大爷，你还記着沒飯吃的时候哪？”“啊，那我怎么不記得呀！……”

乙：那是多少年的事兒啦？

甲：“这不是昨天……”

乙：还昨天哪！

甲：我說：“大爷！你住医院已經十年啦！”“十年？二十年也不能变成这样啊！”我說：“这十年我一时半会也講不清，你說的那伏地皇上，他到法院啦！”“那咱更惹不起啦！”
“不，他被管制啦！”“啊？还有管皇上的？”我說：“你看，我們一家人全有工作啦，我大娘在农村也入了敬老院啦，享福啦！”“享福？我做梦哪！”

乙：嗨！真事兒么！

甲：我說：“你不是做梦！”我們这兒正說着哪，王科長回来啦，“哎哟，大爷，出院啦？你还認識我么？”“嗨，王科長我对不起你！”

乙：怎么？

甲：“我把你的洋車給丢了！”王科長也乐啦，“过去的事，咱們不談啦，現在不都挺好的么？你看我，我在建設局啦！”
“噢，上那卖皇历去啦？”

乙：嗨！

甲：我說：“大爷！現在人家真当了科長啦！”王科長說：“帶着大爷上街看看吧！”我一想，“对！咱們街上玩玩！哎，你先把睡衣脫了！”

乙：噢！还穿着睡衣哪！

甲：我說：“你帶着俩錢兒。”“嗨，我帶錢干嘛？又花不着。”
“你帶着点，方便！”“好，先給我两千塊錢吧！”

乙：啊？两千？

甲：“你帶着这十塊錢吧。”“十塊錢？买个窩头还五百哪？”
“你拿着吧！这不是过去那金元券啦！”

乙：对啦，現在錢也值錢啦！

甲：到了王府井，剛要過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警察來啦！”
我說：“這是人民警察！”“甭管什麼警察，他帶着棒子哪！”

乙：嗨，那是指揮汽車的。

甲：我說：“大爺，你看，警察攙着老太太，還給她拿着大包袱過馬路，多好啊！”“嗯，那是她媽！”

乙：嗨，人民警察對誰都那樣！

甲：我們到了百貨大樓，我大爺一看，“喲，這麼大買賣，怎麼比瑞蚨祥還大呀？鉄蛋，這是什麼祥呀？”我說：“這是百貨大樓！”“哪個東家開的？”我說：“這是咱們大家開的！”

乙：哎，全民的么！

甲：我說：“你進去吧！”“嗯，進去要把咱掏出來呢？”

乙：嗨，想的真多！

甲：我說：“你看，這麼多人，跟咱們一樣，沒人掏，進去吧！”這才進去。可進去一看，“喲，這麼熱鬧啊！鉄蛋，把錢拿住了！”

乙：怎麼啦？

甲：“留神讓人搶了！”我說：“你放心吧，沒有搶東西的啦。”
“嗯，那麼大洋車還丟哪！”他還不放心哪，走兩步拿出來看看。

乙：過去讓人搶怕啦！

甲：到了二樓，我說：“給你賣雙鞋吧！”“天橋買去吧，這兒貴！”

乙：嗨，哪兒都一個價！

甲：售貨員一聽買鞋，拿過來六七雙，我大爺說：“掌櫃的，我們就買一雙。”人家說：“不買也沒關係，你看看吧！”

乙：挑一挑么！

甲：我大爷試了一双，“嗯，这双合适，鉄蛋，給錢，快給錢！”

乙：忙什么呀？

甲：“不，一会漲价啦！”

乙：还怕漲价呢！

甲：买完鞋，我說：“你休息休息吧！”把他帶到休息室，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你坐这兒吧！”我大爷坐那兒直嘀咕，（看完袋的錢）“啊，在这兒呢！”

乙：还是怕丢啊！

甲：我說：“大爷，你在这兒坐着，我給你倒碗水去！”倒了水回来一看，我大爷跑啦，我說：“大爷你跑什么？”“那兒有当兵的！”“嗨！那是我們解放軍同志！”

乙：那怕什么呀？

甲：“人家說的对，見了当兵的躲着走！”我說：“解放軍是人民的……”“別，別說啦！追来啦！”

乙：啊？追来啦！

甲：我一看，解放軍就追，我大爷就跑，跑到二楼，大伙圍上啦。

乙：这可熱鬧啦。

甲：我大爷站在那兒，解放軍同志說：“老大爷，你跑什么呀？給你！”“啊？”

乙：什么呀？

甲：“你把錢掉啦！”（摸口袋）“哎喲……（想接錢，又縮回手）老总，留着花吧！”

乙：这叫什么話啊！

甲：大伙兒全乐了！解放軍同志說：“老大爷，我們怎么能要你

的錢？”我大爷感激的直掉眼泪。哎，这时候广播喇叭响啦：“同志們，請注意啦，現在揀到鋼筆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請到二楼来領！請到二楼来領！”我說：“大爷，你听見了沒有？你丢了什么东西都找得回来。”我大爷一听，扭头就往二楼跑。我說：“大爷，你上哪兒去？”

“領我的洋車去！”